

骗



官不能商 商不能骗 王清平 著

商

# 骗



官不能商 商不能骗

王清平 著

# 商

大众文艺出版社

# 骗 商

王清平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骗商/王清平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4.8

ISBN 7-80171-484-9

I. 骗…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4104 号

## 骗 商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固安县墨海印制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毫米 大 1/32 印张 13 字数 260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171-484-9/I·328

定价:26.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献给奔波在招商第一线的国家公务员们

从政之前，总认为当官很容易；一旦进了  
官场才知道，当官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之一。

——著名的牛县长

## 临危受命

自从丁小卫当了湖滨乡党委书记，就没过上一天消停日子。马跃进和胡艳艳就像两个讨债鬼，弄得丁小卫心神不定，狼狈不堪，老担心会闹出什么事来。

那是7月下旬，丁小卫刚从白水市政协到湖滨乡任党委书记，他没急着到乡里报到，就一头扎进村、组、农户，走访调研了好几天，把乡里的锅大碗小摸得一清二楚，才回到乡里与头头脑脑们见面。他在全乡干部大会上，烧起他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丁小卫把自己的施政纲领归纳概括成又简洁又好记的六个字：走水路、奔小康。

会上，丁小卫大谈湖滨乡如何利用湖面搞特种水产品养殖，扳着手指头跟大家算水产品和粮食的对比账。他描绘的小康蓝图振奋人心，令人欢欣鼓舞。突然，他打住话头。让兴致勃勃、群情激昂的干部们颇感意外，一个个聚精会神地看着丁小卫的一举一动。原来，丁小卫放在桌子上的手机振动了。丁小卫瞥一眼手机屏幕上的号码，是市委办的。他在市政协工作时对四办的号码烂熟于心。掐了。接着讲话。刚讲几句，话筒里发出咯吧咯吧的干扰声，手机又在桌子上浑身发抖。丁小卫说声对不起，接个电话。打开手机，是市委办主任左逢源打来的。

左逢源是丁小卫的好朋友，在电话里跟他开玩笑，说他刚一阔脸就变，不接电话了，真的日理万机？

丁小卫身为几万人的父母官，又当着全乡干部的面，哪有心思开玩笑，“你有什么指示快说吧，我正开会哩。”

左逢源一听开会，直截了当说：“明天一早赶到市里集中乘车，到南方去参加地级市组织的一个重要招商活动。”



不知怎的，自打到乡里为官，丁小卫对省里、市里花里胡哨的活动就不感兴趣，总以为那是上面吃饱饭撑的，没事找事。发展地方经济都靠那么开会发文，高谈阔论，纸上谈兵，只在干部中间统一思想，统一来统一去，没老百姓一点事，谁去干事？过去他在市里以为自己为领导写讲话稿，苦心孤诣，绞尽脑汁，一句一个政策，一个会就是百万人的行动。到基层没几天就感到，根本不是那回事，乡里去市里开会都是应付差使，没谁当回事。因此他对上面的这个活动那个活动不感兴趣。他说：“好，我派乡长去。”正准备关机。

左逢源在那头火烧火燎地喂喂喊：“不行不行，丁小卫，你可要有政治敏感性啊，发展是第一要务，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市四套班子领导都参加的，马市长点了几个党委书记参加，你可别不识抬举。”

丁小卫趁热打铁的思路快要凉了，心烦地说：“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我总要一件一件抓落实吧，当家人跑去游山玩水，家里谁还想干活。”

左逢源代马市长马跃进行令，口气很硬，“小卫，你看着办吧。”说完，主动挂了电话。

丁小卫听出怪味，有点摸不着头脑，稍稍冷静一下，才觉得自己“走水路、奔小康”的宏伟蓝图虽然切合实际，但偏离了上级的中心。于是，再接着开会的底气就明显不足，刚才的勃勃雄心锐减，草草收了场，散会。

走出会场，胡艳艳又笑盈盈地迎上来。丁小卫身后跟着一大帮干部，不便和胡艳艳说话，径直往宿舍走去。

胡艳艳说是丁小卫的远房表妹，几年前到南方混了一阵子，回来找到湖滨乡私立中学教书，是他在湖滨乡惟一个算得上亲戚的熟人。丁小卫刚来报到时，胡艳艳就找过他，主动介绍说她是丁小卫的妈妈叫来找他的，要他给她调工作。丁小卫没答应。胡艳艳就三天两头找他，弄得大院里人开始嚼舌头了，可她一点



临危受命



不松劲，总是找丁小卫，好像丁小卫欠她什么债似的。

今天，胡艳艳打扮得格外抢眼。猩红的头发有点怪异，雪青色吊带衫像挂在衣架上，随风飘舞，身体曲线不断变化，但是，斜挎在身上的长带子小挎包又把那曲线拉得更加分明，惹得身后干部们纷纷驻足回顾，有不知情况的就大声喧哗起哄。

丁小卫感受到背后可怕的目光。说不出该如何对付胡艳艳。他在自己的宿舍门口没开门就站住，很不耐烦地说：“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刚来，你的事情放一放，我会考虑的，你怎么又来找我呢？”

胡艳艳一点没恼，反而笑了，操着很地道的普通话说：“我不找你找谁呀，谁叫你是我表哥呢！”

丁小卫听着胡艳艳甜润的普通话，心里让熨斗熨过似的舒坦，但对胡艳艳的做法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心想，谁是你表哥？怎么这么小年纪的女孩子就这么世故？看这世道，记得原来这孩子很本分老实的呀。

“你不让我进屋呀？”胡艳艳歪头看着丁小卫，那副眼神让丁小卫心头一阵火烧似的。

“我要回市里开会了，有事下次再说吧。”丁小卫转身走了。

“表哥，我的青春是短暂的，我不想在农村再耽误了，你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姑妈说你最知道疼人的，我看你当了官就有点六亲不认了。”胡艳艳紧紧跟着丁小卫。

丁小卫说：“我总要有机会给你才行吧，现在乡里一个萝卜一个坑，人头经费紧张得要命，你挤进来哪有钱给你！”

“可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表妹这么瞎混，没个出头之日吧？”

“当人民教师多好多光荣，怎么就是瞎混，我真不明白。”

“你当初为什么要从政，不教一辈子书呢？”胡艳艳揭开丁小卫有过教师经历的老底。

“你——”丁小卫气恼不已，说，“我那是赶上招考公务员的机会，你现在不是没有机会吗？”



“好了，那有机会一定给我想着。”胡艳艳大人教小孩似的说。

丁小卫没理她。

胡艳艳把挎包向后一甩，头同时向一边一甩，说句再见，风摆杨柳似的走了。

丁小卫看着胡艳艳远去的情影，心想，这样的女孩子能不出事？……

安排一下乡里工作，丁小卫匆匆赶回市区。路上，又接到左逢源电话，说让丁小卫给气昏了头，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没有告诉，务必要带上深色西服、领带。丁小卫心想，大热天，往南方去招商，带那西服有什么用？怕是有其他什么用处。

丁小卫多留个心眼，问左逢源有没有什么任务？

左逢源说：“没听说有什么任务，随行南巡，是一种政治待遇。”

第二天一早，丁小卫提上密码箱到市政府大院乘车。一脚踏上考斯特面包车，满眼熟悉的面孔。市四套班子领导都在。本来，四套班子里，市委书记郝为民兼任人大主任，但他在中央党校学习，余下就两人。一个是主持市委市政府全面工作的市长马跃进，一个是政协主席吴中友。两人全在车上了。再扫一眼几个乡党委书记，都是马跃进亲手栽培和提拔的少壮派。丁小卫虽然不是马跃进一手提拔的，但因为他在白水市政协办工作，是吴中友最得意的部下，又是马跃进主持市委市政府全面工作时提拔的，自然不能与其他几个党委书记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但他多少也有点受宠若惊。他在感到忝列其中的荣幸的同时，更感到此行意义非同小可。不过，让他匪夷所思的是，水玲玲也在。坐在后排的水玲玲瓜子脸上浓妆艳抹，像只倒立的葫芦，她翘着二郎腿，冲丁小卫笑笑。水玲玲是一招宾馆的领班，姓水，又长得水灵，市里抛头露面的人没一个不认识她的。

丁小卫心里嘀咕，她也去招商？



离开市区，车上开始热闹。政协主席吴中友倡导，经市长马跃进首肯，为消除旅途疲劳，车上每人讲一个笑话。除马跃进和水玲玲外，其他人一个不能特殊，讲不出来的，讲出来不能令人捧腹大笑的，令人捧腹大笑而内容肮脏的，拾人牙慧翻人筐底的，等下车就餐时一律罚酒。

于是，你一段，我一段，争先恐后。荤段子、黄段子，政治笑话，民间趣闻。有的丁小卫闻所未闻，听了忍俊不禁，有的他虽有所闻，说者又有新的创意，不得不佩服。一车上的男人们浪笑翻天。十分明显，水玲玲势单力薄，左右不了局面，尽管有些不堪入耳的故事，她也只好红着脸听下去，看着窗外，捂着嘴在笑。

正在丁小卫笑得前仰后合之际，吴中友点他的名，丁小卫，轮到你了。

丁小卫像冷不丁让人砸了一下，发懵，搜肠刮肚找不出一段笑话，才发现自己平时没有积累这方面的东西，听过别人的东西不是觉得不屑一记，就是嗤之以鼻，如风过牛耳，想不到那些无聊的东西还会在一些场合作为工作任务。

由于丁小卫拖着不说，车上气氛一时沉闷。吴中友犯急，用了激将法，“小卫你是想喝一瓶双沟酒，还是讲一段了事。”

丁小卫求主席开恩放他一马。他不是说自己不会说，而是说实在觉得那些笑话难以启齿。

这就让车上好多人反感，仿佛他丁小卫是个正人君子，别人都成了龌龊小人。吴中友当然更容不得小卫这样，他说：“小卫别把当官当了不起的事，一本正经有一品似的，活得累不累呀。”

一向牢骚满腹的吴中友这话好像还是说给别人听的，马跃进打骡子马一惊地说了句，“小卫就随便说一个吧。”

丁小卫没有理由拒绝马跃进的命令，但肚子里实在没货，说不出来。这时，身后的左逢源拍拍他的肩膀，递给他手机。丁小卫接过手机一看，彩屏上显示一条一条笑翻天短信。丁小卫如获



至宝，大声宣布说：“有了，我说一个。”他照着手机上的一条短信念下去，“干部要四化，开会说套话，汇报说假话，对下说脏话，没事说笑话。”念完自己哈哈大笑。

然而车上却一时冷场。吴中友转身上来要掐丁小卫，“好个丁小卫，你歪着心眼骂人哩。”

马跃进却说：“小卫总结得好。”受到一把手肯定，吴中友只好松手。

丁小卫一下意识到除水玲玲外，包括自己在内的一车人都大小是官，短信上的几句话虽然不算什么笑话，但给自己和他们全画了像。他知道出语伤了人，忙解释，“马市长，这不是我总结的，是手机上短信，不信你们打开手机看看。”

但大家没有兴致看手机短信，纷纷打起呵欠，乏了，睡。

丁小卫一不小心走进一个圈套。

他们一路上就这么乏了睡，醒了听笑话。历时两天，颠颠簸簸，累得腰酸背疼，终于来到南国名城。时值夜晚，南国名城火树银花，流光溢彩。丁小卫他们的考斯特面包车在城里走大街串小巷，豁然开朗地来到一家五星级宾馆停下。丁小卫他们陆续下车，手里的密码箱全让行李生接了去，轻松走进富丽堂皇的大厅。大厅里放着几个精致的指示牌，上面写有白水市团在哪号楼，黑山市团在哪号楼，还有作息时间表。丁小卫居然发现指示牌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和房间号。他一阵兴奋，如沐春风。丁小卫哪里知道，地级市和所辖的几个县级市十几天前就有人在这里筹备招商会，他的名字职务早已传到这来了，等候他们的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人一到场就开唱了。在千里之遥的南国看到熟悉的面孔，听到亲切的乡音，自然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从市招商局局长手里领了房卡，挤进电梯上楼。左逢源大声说：“大家进房间方便一下，下楼吃饭。”电梯悄无声息地上升。丁小卫想起两天前骑着自行车在田间地头浑身冒汗的奔跑，与现在凉爽的上升，真



是天壤之别啊！难怪纷纷到这里来招商。人家富得冒油，我们穷得冒汗。富翁拔下一根汗毛比穷人大腿都粗！走出电梯，行李生提着密码箱跟在身后，把密码箱放在他的房门口。

丁小卫打开房门，居然是个单间。一张床，小是小了点，但也还整洁紧凑，并不局促。凭他的经验，他没有资格享受单间，最多跟别人住一个豪华标间。但既然不是自己要住，别人早已分配好的，他就没有必要去争取两人住。坐在床头，打开电视，缓缓打开帷幕的屏幕上出现一对赤裸男女性交的画面。丁小卫心头一紧，掉进淫窝似的心慌意乱。天哪，怎么放这种画面。幸好只他一人在看。他慌忙把声音调到零。这种不堪入目的画面太具刺激力和诱惑力，丁小卫浑身热得有点发燥，心惊肉跳，一种犯罪的意识让他感到可怕。他调了别的台。别的台很正统，但看了没多少兴致。小卫去了一趟卫生间，洗洗手，出门下楼。

走出电梯，扑面是悠扬的钢琴曲。刚才才宁静辉煌的一楼大厅，现在随着音乐响起，还有清脆的水声，愈加显得富丽堂皇而且生动了。丁小卫一眼就看见大厅一侧的灯光水池上莲花型喷泉了，晶莹剔透像水晶飞溅出来一样，水池中央有一架荸荠色的钢琴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丁小卫情不自禁地走近水池，居然没有看见钢琴后面有人，但琴键却像伴随美好音乐跳舞的小丑，跳来跳去的。没人弹奏的钢琴也能奏出美妙的音乐？丁小卫纳闷。毕竟，无人操作的钢琴曲标准得无可挑剔，却失去了许多情感的抑扬顿挫，同时也失去它应有的魅力，因此，尽管大厅里逡巡着形形色色的人，却都对钢琴曲充耳不闻，而且目光摇曳地寻找着什么。丁小卫发现自己的好奇可能会引起人家的注意，便大模大样地背手在大厅里悠闲地踱步。

到二楼莲花餐厅来，有人喊他，丁小卫仰头看见左逢源趴在二楼的栏杆上。小卫来到二楼莲花厅。吴中友等人早在那里诡谲地议论什么。不用问，丁小卫清楚他们都看到了房间电视上的画面。吴中友仕途到顶，一无所求，肆无忌惮地大谈观后感，“乖



临危受命



乖，出来走走，大不一样，思想又得到一次大解放。”丁小卫对吴中友从电视上男女性交画面想到思想解放的逻辑感到好笑。但既不愿附和，也不便反驳。因为，他知道，吴中友是个火药筒，到处找导火索想炸，你何必去捅他。姑且听之吧。

马跃进还没下楼，凉菜早已摆上桌子。按惯例，今晚该喝两杯解解乏。但就因马跃进迟迟未到，饿着肚子的其他人就只好一口一口猛咽口水。水玲玲一路上剥蚀的残妆明显在刚才进房间时得到了弥补，重新鲜艳夺目了。不过，换了一身晚装的水玲玲越加妩媚动人，楚楚可人。

吴中友骂左逢源大内总管怎么当的，去看看是不是马跃进跟地级市领导一桌。左逢源说：“不可能，地级市委明天中午宴请，马市长正在地级市委刘副书记房间开会哩。你们打牌等着吧。小姐，拿牌来。”

小卫听说打牌，就想躲。他掏出手机边打边向外走，可还没等走出门，吴中友喊：“小卫，临阵脱逃，我毙了你，别拿吴中友不当领导，来，打牌。”

小卫说：“好，我给乡里打个电话就来。”真的，小卫想起自己“走水路、奔小康”的工作思路搁浅在那，心急火燎，牵肠挂肚的，一刻也放心不下。他打电话给乡长，要乡长抓紧全乡水面调研。部署完了回到莲花厅坐下来。坐下打牌，丁小卫头脑里还在想到底来南方名城干什么的问题。心有所想，口有所出，起牌时就自言自语起来，“唉，浑身是事，跑这来打牌，这是哪门子事。”

对门吴中友说：“不是我批评你，小卫，别乍买小猪筛细糠，当官当到这份上还不明白？什么是工作？打牌是工作，吃饭是工作，跑千里之外来打牌吃饭更是重要工作。你要是想进步，就得对上负责，跟着上级领导转，干给上级领导看，在乡里干，累了，没用。”

丁小卫对主席这话未置可否，但还是弄不明白，千里迢迢来



这有我们什么事？

吴中友说：“根据我的揣摩，马跃进对乡下工作太理解了，整天起早贪黑地卖命，他看你们几个驴前马后的跟他干，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带你来招商是假，出来玩玩转转，开开眼界是真。左主任，是不是啊？”

左逢源不敢表态，说：“你老人家大彻大悟，哪有错过的。”

吴中友说：“反正，我这趟是要多走走多看看的。”

第一把，吴中友出牌，没打过去。吴中友气急败坏，怨小卫配合不够，该出手时不出手，该软不软。赢起输不起来的吴中友没有自知之明，别人早不跟他打政治牌了，他便把气撒到小卫头上。小卫反唇相讥，点了他几张臭牌。他自知理亏，摔下牌不打了。这正合小卫和其他两个人的心意。

终于，马跃进开会回来了。一脸沉重，坐到主人位子上说了句，“吃饭。”

左逢源俯首帖耳请示，“是不是喝两杯解解乏。”

马跃进眼一挑，“夜里还要工作，喝什么酒。”

一直叫嚣要弄两杯兑现路上罚酒的吴中友是个见风使舵的人，忙附和马跃进说：“有酒回家喝去，不去瞎花冤枉钱，吃便饭。”

左逢源立即催叉手站在门边的小姐把酒席改成便饭。小姐不让，说下了单子，必须赔付损失。左逢源拥出小姐，嘀嘀咕咕一阵，把酒席改成便饭了。

马跃进怕拂了大家兴致，解释说：“喝酒太浪费时间，马上要有任务，回去再喝个痛快。”说完，埋头扒起米饭。

丁小卫多少有点紧张。他从马跃进的脸色和语气中感到，马跃进的压力很大。市长有压力，自然他不能独自承担，压力是要层层传递的。有句话说得好，千斤重担众人挑，人人头上有指标。看来，不久前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一身轻松马上就可能重任在肩了。世上本来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大老远地跑来没事转一圈，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会是什么重任呢？丁小卫想，无非



是招商的事吧。他悄悄问左逢源，“什么事？”左逢源作沉思状说：“打前站的同志按照地级市的统一部署，一切都准备好，不会出什么岔子，会有什么事呢，不知道。”左逢源都不知，那说明是刚刚马跃进才领回的任务。马跃进第一个放下碗，拿一根牙签就走，留下一句话，“吃完饭都到我房间去。”

丁小卫扔下饭碗，回到自己房间取了笔记本，来到马跃进房间。马跃进住的是套房。外间会客室摆放着鲜花水果，比起丁小卫的单间高了许多档次。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几个书记都到了，丁小卫在墙角的沙发上坐下来。

马跃进翻开笔记本放在面前玻璃茶几上，看了几眼就仰躺在沙发里说：“地级市委刘副书记刚才召开预备会，部署明天上午招商会签约仪式的各项准备工作。地级市委高度重视这次南下招商活动，明天一早市委书记、市长都要到会，并亲自主持会议。因此，这次招商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么，成功的标志是什么？重要标志就是签约项目和协议利用外资多少。刘副书记对以前在家敲定的十四个签约项目不满意，嫌少，要求明天起码要签到六十个，在这里造成强烈的轰动效应。这样，四十六个空头怎么办？让各市、区讨论。我说，根据我市招商的经验，是洽谈在会前，签约在会中，落实在会后。既然前面没有洽谈，明天会上就不可能有什么签约。刘副书记手一挥说，不要强调客观理由，我们就是要超常规思维，跨时空运作，创造前人没有创造过的奇迹。我只看结果，不问过程。明天会上，你市要确保再增加八个项目，这是硬任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你们听听，刘副书记是分管政工的副书记，又兼着组织部长，让他分管招商引资，明摆着是要把各人头上的乌纱帽跟招商项目放在一起拎在他手上。大家看看，我们到哪去弄八个项目明天签约去？”

丁小卫倒吸一口凉气。和不少人一起不约而同地看看表，已经是接近晚上十点。心里一急，丁小卫破天荒地打了个头炮发言，“马市长，要是在本市，这事情好办，别说八个项目，就是一百个





也好签。可现在咱们身在异地，人地两生，举目无亲，离举行签约仪式也就不到十一个小时，就是现捏也捏不出一个项目来呀。”

丁小卫相信自己陈述的观点印证而且丰富了马跃进在市委刘副书记面前提出的观点，这是保持一致的体现。

但没想到，马跃进一如市委刘副书记，一拍茶几，脸一冷，声色俱厉地说：“别跟我七十二个郎的当，市里压给我，我就压给你们。现在，统一思想已经来不及了，服从要干，不服从也要干。我把任务分一下，除吴主席外，在座的每人一个项目，确保明早把签约人连同文本一道报左主任那儿。你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是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把八个项目弄出来。”

丁小卫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其实头脑里空空如也，脸沉重得能拧下水来。”

马跃进话停了，目视大家，等着大家表态。但没有一个慷慨激昂表态的。谁都清楚，这任务完成不了。但非得完成。吴中友插科打诨说：“小卫，拿条大鱼给他们看看，咱们政协出来的干部个个都是好样的。说不定，刘副书记一高兴提你当副市长了。”

丁小卫说：“你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任务压在你头上你也得受着。”

吴中友说：“我只参政议政，关我什么屁事。”

“大家分头行动吧。”马跃进下了逐客令。

丁小卫和大家一起往外走。马跃进喊他回来吩咐说：“你们乡要确保一个千万元以上的项目签约，这次要看你的聪明才智了，快去行动吧。”马跃进递张大红请柬给他。“拿着，有用。”

虱多不咬，债多不愁。一个项目大小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要有。因此，小卫爽快地答应了。

回到自己房间，丁小卫一直在想马跃进发挥聪明才智的话。反复思考才智如何发挥。特殊时期，特殊事情，只能有特殊招数，但丁小卫一时整不出奇招。要是有助手，也好把压力层层传递给下级，可没让带助手，孤家寡人，事必躬亲。他想向几个书记请

